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二四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四山

中陽暴子鎮

閻特奸霸馮長富被鎮壓後

群眾「變天」顧慮消失

積極起來清算地主

（本報訊）中陽二區暴子鎮，是舊行政村的一個小村，曾經受閻偽長期摧殘，群眾困苦異常，但在工作團到達該村之前，群眾仍在閻特奸霸馮長富控制之下，不敢抬頭。五月工作團到村，馮逆威脅群眾說：「工作團來了，你們告我去吧！」一句話就把群眾嚇住，六月工作團去到暴子鎮，該逆不叫自來，他一塊鬥爭，工作團的群眾，有些得到的。後經工作團與群眾要求，將該逆鎮壓後，群眾「變天」等顧慮消失，積極起來與地主進行鬥爭。

馮逆效忠閻偽 殘害鄉里同胞

馮逆長期任閻偽村副、閭長六七年，死心效勞閻偽，殘酷壓迫群眾。如「兵合」編組時，硬把他本家兄弟馮長有抓回來種份地，因納不上糧，又逼他當了偽軍，把他老母活活餓死；四五年共叔弟偷槍投奔我軍，馮逆又把他的老婆兒子賣掉。此外，王學田、高旺旺、高中元、劉殿明、郭安龍等所有孝子及附近村子群眾，皆遭馮逆的酷刑毒打，罰款，莫不受盡馮逆的殘害。王學田兩個兒子從此逃亡，至今生死不明，留下老父老母到村吃過白，鬧小元錢防止病傷寒病，交不上銀，被馮逆直打了五十手板，在馮逆的迫害下，該村原有三十六戶，逃亡走了二十戶，被逼當閻偽軍的共達三十人。該村原有土地一千八百多畝，荒了九百多畝。暴子鎮因此而被摧毀，至今村是一片荒涼。而馮逆卻被閻匪嘉獎為「能幹的四十八個火車頭」、閻偽「模範閭長」，並提升為「主任委員」、「洽村」二十二個閭的「頭長」，並提升為一「主委」。馮逆更加猖狂起來，因他傳達鄉先老滿，六百多條洋，共要暴子鎮七年中私吞了三千六百多條洋，每人每月要陳洛咀等村二十個「國民兵」，每人侵他服一天勞役。去年中陽解放時，馮逆怕我軍繳獲，集合全體「國民兵」，徹夜鑽他故哨達一月之久。

兩次混入我軍 搶槍逃跑

更值得警惕的是，該逆曾兩度混入我軍，搶槍逃跑。四五年二區初次解放時，他一變而「自動參軍」，不久搶槍一支逃跑。以後又混入我地方游擊隊，去年八月南沿廟戰鬥中，該逆偽裝「被俘」，誘我一班人中了閻偽軍包圍，殺我戰士馮茂理、高德兩人，並搶槍三支，事後該逆又自稱「負傷」「脫險」歸來，在村裏享受優待。

逮捕後潛逃 群眾追出扣獲

工作團到了該村，接受群眾要求，將該逆扣押下來，但群眾仍不敢說話，工作團就在村裏種種情形下，啟發群眾，並由群眾自己訴苦，揭發了該逆，此時奸霸全受群眾的包圍，八大村的群眾高旺旺、王學七等全部群眾都想要解放，後又被其他好壞不滿，不肯清算該逆，群眾十分恐慌，立即在此處，要求清算該逆，但該逆卻逃跑了，群眾立即派出全部民兵，搜尋追捕，經過群眾機巧的重大代價，終於將該逆抓回來。在全村群眾大會上，群眾一致要求，將該逆鎮壓。自此以後，群眾清算了地主，進行土地改革。（殷白）

英保守黨議員弗萊邱稱：

蔣政府已在大崩潰中

共產黨滿足農民要求獲得人民支持

（新華社華中十九日電）據香港消息：英國保守黨議員弗萊邱，在三月二十日倫敦「泰晤士報」發表題為「中國之惡政」一文，認為遭受全國人民反抗之蔣介石政府，已搖搖欲墜。該文稱：「我認為無論在政治經濟方面，蔣介石政府局勢已在大崩潰中，政府的政治力量，正在很明顯地減弱，沒有一個地方在增加，人民對政府愈來愈不信任，甚至蔣介石自己的地方政府，亦不得不向南京政府歎假聲，而人民轉而擁護共產黨，而共產黨對農民及苦力能滿足其生活的要求，故能獲得許多省份人民的積極支持」。弗氏說：「這種人民不滿的力量，以及南京政府之惰性與盲目，將導致全國性的游擊戰爭。」

忻縣完小副校長關鍵

今春參加土改竊取果實

關鍵接受群眾批評退出果實

此次隨財經工作團下鄉被發現

（新華社晉綏十八日電）忻縣完小副校長關鍵，接受群眾批評，退出竊取群眾鬥爭果實。今年三月間，他在該縣後河堡村做土地改革工作，拿了群眾向地主翻身清算出的白洋三元及自羊皮大衣及手巾、白鑰匙、烏木筷、香皂各一件），並用六斗小米便宜換了兩塊緞料（一丈六尺）。又在春耕期間，非法租種了該村貧農張喜科分得的八分水地，還佔取了群眾鬥爭出的蘆柴一百斤，及一部份菜田種籽，引起群眾很大不滿。最近，隨財經工作團到該村後，發現這問題，但群眾見他也在團內，有些遲疑，工作團就分頭訪問，並啟發群眾主人翁的思想時，群眾把不滿他的心話都提出來，並批評說：「你給我們做了甚麼事，就要拿東西，毛主席可比你的功勞大，該怎呀！」他自知不對，接受批評，並答應退出了竊取果實。緞料已退出，決定補加二萬元的價格，由縣政府折價共出幣十餘萬元，群眾退他在大一併交清。（周明）

吉林外圍民主聯軍

殲滅出犯蔣軍千餘

法庫以西我俘敵師參謀長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吉林外圍民主聯軍殲滅吉（林）海（龍）綫出犯蔣軍千餘。十六日，蔣軍六十軍一八二師五四六團全部及五四二團二營，由吉林南犯吉（林）海（龍）路之重要據點煙筒山，經八小時戰鬥，將敵大部殲滅，計俘敵五四六團團長孫蔭、副團長李裕先以下官兵八百餘人，斃偽敵五四六團團長以下官兵二百五十餘。

（新華社東北前綫十九日電）民主聯軍一部，十四日掃蕩彰武康以西之四台子，經一小時激戰，將蔣偽軍暫一軍第三師擊潰，俘師參謀長李東製以下官兵甚眾，擊落助戰敵機一架。

忻縣閻偽

一個月逃亡百五十

（新華社晉綏十八日電）忻縣閻偽「自衛團」士兵，紛紛逃亡。據我縣警察大隊和偽「邊綫」八個區五月初到六月三十天的統計，閻偽士兵逃來我軍者共達一百五十餘名。一警察大隊第四個「愛鄉團」三隊偽「區」五連士秋改編的，當時十三名士兵逃跑，他們只剩下十三名，又用瘋狂的手段，扣留士兵家屬等卑鄙手段，補充到五十六名。五月初該隊又批士兵逃亡，幾缺不補，用於補充各該偽士兵們裡，於一日即逃亡二十餘人。另駐白石、豆羅下莊三村之偽「自衛團」士兵，五月間聽說要分補到師九師、六十八師、四十師，同時便大肆逃亡，被編後，偽六十八師及四十師，逃亡僅八師二零二團二營之四、六兩連，原有七十多名士兵，現在只剩卅來名。該六班逃來我區之士兵王金和俊兩獸的說：「我們排五人，跑的留下四人，我走後只丟下班長、副班長和一個兵了」。近來忻城偽團長陳懋雨從太原受訓回來，見不能收拾，遂怒罰團長，結果該副團長被迫撤職了。（侯楨）

閻偽資源縣長下鄉

逼民賣妻賣子繳糧

（清太訊）閻偽資源縣長侯紳於六月廿七日親自出馬到梁村召集高白衛三「居村」村民勒索糧款，向村民說明出徵：「地方縮小，負擔困難，偽「官」吃的「兵」「國軍」糧以行動」並逼令各村七月份每斗「官糧」要超過三石五斗二升小麥，另加一斗水梁耳，他威逼民說：「不管你拆房賣地，賣妻賣子，都得繳足。」（樂占堂、武偕年、侯信龍）

敵「靈石保警大隊」

分贓不平發生內訌

（新華社晉綏十九日電）閻偽「靈石保警大隊」，分贓不平，發生內訌。上月二十日，閻偽「靈石保警大隊」三中隊和偽賀縣公所，我七區胜溝村搶掠衣物一百餘件，即寄放於靈石下木溝村土布二十多丈。搶掠回來後，偽中隊長因分贓發生口角，當有士兵兩名開槍射擊，竟斃傷中隊長偽軍一名。（寶雲、耀德）

捕獲之閻特供稱：

閻偽派出武裝特務

化裝我軍進行破壞

（本報訊）閻偽「保安」團最近會派出大批武裝特務，探入我解放區進行破壞活動。日前在臨縣曾明，我會捕獲一名武裝特務閻克敏，化名趙街勝，該特務供稱：係臨縣人，於三八年參加閻逆七二一團，去年六六師二〇二團三營七連班長，五月十一日由汾陽出發，路經三泉、大武、六六、岔道等地，於月七日到達曾明後，為我捕獲。並供稱：今年五月閻逆六六師師部曾派八人，分兩組，每組有排長一人任組長，一組向中陽、離石地區活動；一組向方山、臨縣地區活動，另有十二人的三個組，已在他們之前派出，活動地區為臨縣與興縣一帶，以上各組各限期一月完成任務。中、離、方、臨兩組，每人帶手榴彈一個（沒收），服裝便衣、偽軍服裝、軍器、設備、兵站、學校、民兵活動等情況；（一）破壞我政府、公安機關、學校；（二）敵後軍民正確切聯絡：（三）暗殺我黨幹部群眾，及邊區軍民正確切視特事件。（伯萍）

受閻偽搶掠與亢旱之害 千餘群衆陷於饑餓

以貧僱農爲骨幹組成救災小組 並把救災與對敵鬥爭結合起來

忻東十餘邊緣村莊

（新華社臨門二十日電）忻東區十餘邊緣村莊，因受閻偽搶掠及亢旱之害，已有千餘貧苦農民陷於饑餓。北胡村因「推持」敵人，被敵勒索一光，七月廿日即有五戶斷炊，貧苦羣衆趙奴謀等陷於饑餓交迫中，和貧農石相喜與孫活活餓死。只有一百四十戶的東張村被閻匪搶走了六百石糧食、三千元白洋，現在八十餘家靠樹葉供糊口。邊山五家山一帶，因天旱，不少穀苗已枯死，貧苦農民普遍缺食糧。忻東民主政府爲此採取緊急辦法，動員該區全體幹部深入羣衆發動救災。南胡等兩村羣衆在討論「怎樣活下去」時，以貧僱農爲骨幹，組成了救災小組，向地主進行鬥爭，共向二十戶地主要出一百七十石糧，按災民人口分配，同時嚴密控制地主，以防止他們破壞救災運動。大破村貧苦農民即決組分麥鬥爭，收割地主麥子二十六畝，每人分到一斗，三川寨解決了貧的口糧。並組織五十個貧僱農小組，共三百人，結夥到四十戶地主家中，共要出五千四百元白洋作爲救災款。他們又把救災與對敵鬥爭結合起來，除直接給孤寡及缺勞動力戶發放貸款外，貧苦農民並自由結合成小組輪流修築保衛村莊的工事。在羣衆熱情高漲下，十天修築計劃六天即完成，並爭相參加埋雷防奸及游擊小組等活動。現救災運動正在繼續展開。（伊川）

崞一區下薛孤村群衆 追回地主倒走財物

（新華社臨門十三日電）崞一區下薛孤村地主梁驕，在邊區工作團抵該村進行土地改革時，企圖逃避清算，偷寄倒走財物，已被羣衆扣押並將財物追回。地主鄭增家倒寄走了六個大皮箱、七個包袱及糧食傢具甚多；地主鄭虎說孫婦把貴重財物直到一個編盆、一把傢某都寄走了。羣衆發覺後，即將她扣起，並將其偷寄的財物追回。工作團並接受羣衆要求，把七個最狡猾的地主扣押，令其討保。同時，依靠貧農小組調查到的材料，教育部份羣衆，交出地主埋藏的東西。該村於七月四日召開羣衆大會，趙忠老漢首先控訴說：「我上標窮的門倒地主，貧苦羣衆起來翻身，我幾乎叫鄭增中（地主）門倒（指給藏東西），他要叫喻不能翻身，大家都應把地主寄的東西說出來。」接着有十多個農民和婦女當場揭露地主害他們的陰謀，在羣衆的影響下，進近上千千也自動說出地主偷藏的東西。破產地主王明厚的鄭家隱藏財物，羣衆對他也進行了鬥爭，貧農王明虎說：「他大窮了，還是老財的心，和我們不一樣。」會後，羣衆覺悟普遍提高，和地主界限劃清了，又有十來家羣衆交出給地主藏的東西。現在，糧缺以貧僱小組爲核心，團結中農，提高覺悟，打擊地主倒東西的陰謀。（挺軍）

嵐縣二區白家溝 地主荒地分給農民

（嵐縣訊）二區白家溝地主梁滿堂等三家，故意荒熟地十五垧，種上的二十八垧麥穀也不鋤，區村幹部檢查出這種現象，即召開農會討論，一致同意分給貧僱農耕種。赤貧戶趙三孩分到三垧半穀子、一垧補荀麥的熟地；僱農李有紅分致兩垧半穀子、一垧熟地。共四十三垧地分給九戶貧僱農，另外貸糧四石多斤麥籽，四石七斗口糧。（趙富成）

離石下三交貧僱農 揭破地主偽裝窮相 調劑出糧食鬧生產

（離石訊）下三交貧苦羣衆揭穿了地主裝窮的陰謀，調劑出糧食。我們初去該村時住在貧僱農家中，看到劉金茂等十六個貧僱農因沒口糧，不能生產，要到平川去打忙工。於是在杜海應（貧農）領導下，八個貧僱農討論，要向地主董存有等四戶調劑糧食，但和村幹部研究時，他們說：「連五斗也擠不出。」貧農員張恩饒也說：「真的窮了。」我們到地主董存有家去，董老婆真的哭窮，家裏撤着一把苦菜，桌上放着一盆麩炒麵，一見我們進去，頭一垂，腰一彎，圍出快要餓死的樣子，眼了一下乾眼，差點掉出淚來，指着炒麵盆說：「麩炒麵快完了，餓得姆苦煞，非挖不行，準備明天討吃去。」但貧僱農是知道底細的，杜海應、胡德有悠說：「窮嗎了？怎麼得窮來了？又沒有大火燒嚕！」原來他家前天晚上還偷了一簍夜白麵，滿的兩斗碗豆，也幾夜磨淨，準備上地（開窗肥料用）。黑夜裏偷吃涼粉、麵食，陰曆五月初一晚上，就把端午節的糕子吃了。六月十五日晚，羣衆自動集合在一宗店裏，叫來地主董老婆，她仍然是「哭窮」，哭了夠三個鐘頭，還是一顆也沒有。農民羣衆憤了氣，憤怒的說成一片：杜海應說：「你的糧不出，了糞，不能叫我們活餓死。你的糧食盡不能剩削的我們的嗎？……」結果從她家中查出糧食七石多、白洋一百八十元，連同其他三家地主的七石五斗糧，解決了這村的小組對和夏鋤口糧困難。十六戶要打忙工的也不去了。（顧彬）

九分區辦事處 努力菜蔬半年自給

（呂梁訊）九分區辦事處爲使機關人員與家屬生活能完成半年菜蔬自給而努力。在負責同志親自動手下，每人要收菜二百斤至三百斤。六畝多沿河地均種上了各樣菜蔬，三畝多荒坡地都上了洋芋。苦旱時，大家都積極的修整引水或河井担水，盡量保證灌溉。發動部門的同志在路七八十里遠路歸來，仍自動下地作務，並且常常作務更半夜，老鄉們的公引用水澆地，所以從五月份開始已吃到自己生產出來的菜了。首次鋤地後，機關除抽出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畜力，幫助駐地十一家貧苦農民外，機關本身又檢種了十三畝蘿蔔及十畝洋芋。（新林）

「九一」支隊 指戰員漫談土改報告 激起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本報訊）「九一」支隊指戰員熱烈漫談土地改革報告。解放戰士郭吉祥（臨汾人），在聽了謝政委土地改革報告及讀報中，談了他的苦難遭遇：因爲還不起地主剝削他們的租子，地主奪去了他家僅有的六畝地，致使一家大人娃娃都餓死，最後因爲交不起「兵農合一」，又奪去了他父親交租的最後剩下的四石餘糧食，自己又被抓去當了兵。他擦擦眼淚說：「不消滅地主就不能活，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和蔣介石拚到底！」一連二排副排長李和九存（靜樂中家村人），在村裏鬥爭會上控訴地主「殺父之仇」，說道：他父親交不起地主的租子，給地主做工，地主說：「不給你們這窮小子厲害看不見馬王爺幾隻眼！」把他父親活活打死。李九存同志沉痛的說：「我今天把想起來，當年我的父親，被那地主惡霸毒打致死，真如刀刺心肝。我今天只有以決心革命到底，一定要給我父親報仇，爲貧苦老百姓解除痛苦，不消滅反動派誓不甘休！」偵察排副排長王專耕在幹部會上反省自己貧苦出身參加革命，但從思想上總認爲老財有本事，窮人就該窮，無形中同情了地主。他說：「今天我才清楚了，老財對咱窮人心是很壞。今天貧苦人要翻身，只有消滅地主階級。」在討論中，有的同志扯自己家庭情況，讓大家研究，該不該清算，據團部文書宿輔同志（地主出身）聽到他家會被清算過兩次，他思想未受影響，仍然積極工作。他在會上說：「我家過去清算不知底不了我的，我見是交羣衆處理，不徹底再鬥！我今天毫不顧慮家庭。」

中陽城關區棗莊群衆 公審閻偽殺人犯石逆秀廷

（新華社呂梁八日電）中陽民主政府應人民請求，處決去年解放中陽時俘獲之閻偽殺人犯石逆秀廷。該逆出身兵痞，任閻偽士兵隊軍官十餘年。四五年十月，我軍解放離石時，該逆身負重傷，被我俘獲，我本寬大精神，予以醫治。詎料該逆反動成性，傷好後，復逃入中陽城投敵，旋任閻偽「愛鄉團」參謀，殘害人民，更甚於前。我爲進一步爭取，曾派偽家屬村民三人余倩前往教育說服，該逆不但不知悔改，反將送信人余都殺害，並繼又打死我哨兵二人，肩捕我戰士張拉拉等三同志，拉去步槍一支，殺害我釋放回去之俘虜趙來好，並將我蔡村村長高建同志以刺刀割腹挖心、摘睛，除此以外，被害者有我幹部和羣衆十八人。中陽解放前，該逆盤踞城關區棗莊、郭家嶺等一帶，不斷出擾搶掠勒索敲詐，一次竟其搶劫之數難以數計。僅弓家溝即被搶百三十餘石，強力霸佔青年婦女，任其淫樂，禍國殃民，實不勝枚舉。我軍解放中陽，該逆擒獲。民主政府於六月十二日召開城關區羣衆公審大會，會上被難家屬均紛紛起而控訴，在人民要求下，政府將該逆交給人民當場處決。（鄧舒）

臨縣寺家塔 駐軍幫群衆夏收

（臨縣訊）臨縣寺家塔駐軍某部戰士在村幫助羣衆夏收中，割麥預先分了工，天不亮就跟着老鄉，定了割麥子回來，時已把麥子全割回了，同志一回來就忙着給老鄉担水。郭厚、桂、蘇慶保等同志，又要給他們受苦人做做飯，又要担水壞，忙不過來，馬上就去幫助；八班同志雨把衣服下濕了，還是毫不住息的往回背，老鄉教他們休息，他們歸說：「天是龍口奪食，莫好的麥子，要生芽，將的麵也不好了。」一排統計，共幫老鄉二百三十三個工，搶麥子一百八十九畝。（苗闖晨）

興縣六區 荒地萬一垧

（興縣訊）最近六區各村全區村長、指導員會議，檢查防旱備荒。全區八個行政村荒熟地約一萬二千垧（估全區耕地十分之一等），其中開荒的二十六個行政村中的十五個自然村有九千垧地沒苗，另有二十八個自然村有一半地沒苗。荒地原因是：（一）領導上自流，在春耕貸糧貸款時，沒有好好組織生產，天旱殺嚴重時農民多撒下，而幹部卻採取放任態度，沒有組織乾鋤；（二）地主抗拒土改，多將地荒着不鋤。會上會討論挽救辦法，決定將沒苗地補種上，沿河地區立即進行趕種蘿子，其他村莊趕種蕎麥秋菜，並積極組織，保證不荒一垧已翻上的土地。（葆銘）

興縣二區千城村 貧僱農口糧解決

（興縣訊）二區千城村，自決出四石四斗糧，舊義倉糧，分給十七戶貧僱農，解決他們的夏鋤口糧，生產情緒大爲提高，貧農高保提等七戶變下鋤穀，兩天鋤了八垧。貧農李交存等七人，並將地主胡換東故意荒蕪的四垧半好地，搶回了小糜子。（尹存康）

讀者來信

搶救南瓜

編輯同志：

在防旱備荒中，各機關都種了大量的南瓜，有一人種幾十或百多苗者。但是由於亢旱不雨，最近我看到有些長出的苗子不少已經旱死，但有不少枝蔓旱萎，毫無生氣，如不即早搶救，恐怕還要繼續枯死；又且目前正是抽蔓開花的時候，如此時得不到充分的灌溉，即使不死，恐怕也吃不到瓜的。因此，我建議各機關迅速進行檢查，發起一個興種瓜同樣規模的搶救瓜苗的運動，迅速一水施肥，糾正先緊後鬆，有頭無尾的現象。否則，將會前功盡棄，失去種瓜的目的。

讀者高子正

汾陽陳家社 整頓民兵保衛果實

（汾陽訊）陳家社分得鬥爭果實後，在羣衆熱烈的保家、保田要求下，重新整頓了民兵組織。清洗了奸細李繼中正（被羣衆懲辦）等三人，揭露了地主陳鐵中企圖破壞農會秘密時中正（被羣衆發覺未逞）的陰謀，徹底搜查出他私藏的手榴彈、子彈，擴大了民兵力量。五十多歲復員軍人孟相才要求大家准許他參加民兵，眼睛殘廢了的榮譽軍人段金貴，說他參加民兵，可以監視那些特務壞蛋及地主們搗鬼。曾受地主欺騙害怕羣衆鬥爭的中農鄭子謙，在此次土地改革中，認識了「天下農民一家人」，也報名參加了民兵。（景路、鐵中）

（臨縣訊）五區古縣村貧僱農分得好地，並分到麥禾二十三畝後，大家認爲要防止閻偽土匪搶麥稼禍組織民兵，於是由四戶貧僱農三戶中農的七個青年積極組織民兵。（培德）

勇敢的包圍殲滅敵人 不讓一個敵人逃跑！
——晉冀魯豫野政人民戰士報號召——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十九日電）晉冀魯豫野戰政治部人民戰士報頃以「勇敢的包圍殲滅敵人，不讓一個敵人逃跑」爲題，發表社論稱：「進一步提高戰鬥力，學習陣地戰，學習迂迴戰術，勇敢的包圍殲滅敵人，不讓一個敵人逃跑，全部消滅進犯軍，奪取敵人武器裝備自己」，這是最近中央紀「七七」紀念口號中向我們人民解放軍全體將士提出的緊急的而又是堅決的號召，這一口號和號召，不在以往提出，恰恰在我們全解放區開始展開全面反攻之際提出，正是根據於敵我雙方軍事形勢已開始發生基本變化。實證明中央口號的正確性，現在大家都已經感覺到現在所碰到的敵人，好像是變得更善於逃跑了。當我們正在渡黃河時，黃河南岸沿線據點的敵人雖有蔣介石「堅持河防」的嚴令，卻很快便逃跑了；鄆城之敵差一點也跑了，好在我軍行動迅速，終於把蔣軍兩旅全部殲滅；定陶城之敵前來似乎很沉着，但一被包圍，便拚命突圍，企圖逃跑，幸而被我擒住；[illegible]大隊正向曹縣前進，並已開抵城垣，但聽說城內有我正規軍，即倉惶逃竄。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動作稍微慢一點，不會大膽迅速的迂迴包圍敵人，來包圍而稍微有些鬆懈，敵人就逃跑了。劉司令員說：「反攻階段，就是一個新的階段，階段變了，敵人的精神與面貌亦變了，我們各級指揮員必須看到敵人精神上的這種變化，勇敢的圍殲敵人，停止在舊的階段上就落後了。」在新階段，新的情況，要求我們要有新的認識，及時改變我們某些不合時宜的戰術思想和戰術動作，使部隊的戰鬥力在新的階段中進一步的提高，真正學會陣地戰，學會迂迴戰術」，「勇敢的包圍殲滅敵人，不讓一個敵人逃跑！」

劉伯承將軍所部 六營集殲敵兩個師經過

（新華社冀魯豫前線十九日電）劉伯承將軍所部在鉅野、金鄉驰殲進犯蔣軍整三十二師、整七十師及兩個師的經過如下：當解放軍渡過黃河南岸圍殲盤踞鄆城蔣軍五十五師之際，蔣賊倉惶從豫北調其整三十二師、整六六師及新組之第三師，急馳赴援，共整三十二師、整七十師、整六十六師與原盤踞金鄉之整七十師，以金鄉爲據點，形成東西鉗子，向我鉅野以南進犯，並從龍固以南急調整九八師全部，推至金鄉城，屏障徐州，敵久在金鄉城之指揮所。另從豫北調來六十三師之一五三旅，趕赴定陶，與盤踞菏澤以南地區之劉汝明部六十八師形成西南鉗子，企圖阻我南下，鉗擊我南渡大軍，保障其徐州內線據點而確保安全。我軍乃於圍殲鄆城五十五師之同時，以主力一部，迅速挺進至曹縣、定陶地區，七月六日收復曹縣，十日一舉殲滅盤踞定陶之六三師一五三旅，殲敵其西鉗。此時，我軍主力大軍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鉅野以南地區捕捉敵之主力東鉗部隊，蔣軍措手不及，整七十師（缺一個團）、整三十二師全部乃被我包圍於鉅野以南之六營集、獨山集地區，我軍於十二日晚發起戰鬥，於十四日即將整三十二師與整七十師（缺一個團）及[illegible]三個師共八個旅全部殲滅於六營集、獨山集之線，[illegible]城當我收復。蔣軍六十六師一個旅，則仍被我包圍於金鄉城北之羊山集。至此，蔣軍倉惶調集之五個師，[illegible]軍五十八師及六六師之一九九旅，困處金鄉孤城，一籌莫展，只能死守待援而已。

冀魯豫黃河南岸人民 配合反攻軍勇猛擊敵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冀魯豫黃河南岸數十縣民兵游擊隊及千百萬人民，正全體總動員，配合劉伯承將軍反攻大軍，向蔣軍及「還鄉團」勇猛搏擊，翻身復仇。解放軍圍攻鄆城時，當地人民在城南石橋、陳樓長、徐坡、黃廟、引馬一帶，建立長達百餘里之聯防線，村村設哨，晝夜巡查，老漢婦女兒童分散監視敵人於高粱地中，監視敵人，形成天羅地網。收復鄆城前後數日，到處[illegible]蔣軍散兵所搶擊，許多農民組織了搶，提了俘虜。據不完全統計，鄆城全縣共活捉蔣軍五十五師營長趙海生以下三百二十五人，得子彈四百名，繳機槍二挺、自動步槍一步及其他各種軍用品。五分區地方武裝於考城捕獲殲擊增援蔣軍一五三旅，生俘百餘，繳重機槍四挺、輕機槍十一挺。該敵另部三百餘自定陶突圍潰退，又被我濟（寧）考（城）（[illegible]）縣武裝及北堌地之農民全部俘虜，繳迫擊砲一門、輕機槍二十挺。鄆城解放後，本月七日曹縣武工隊截擊自鄆城向菏澤逃竄之五五師一九九旅十三團，經五分鐘激戰，生俘十九名，歸其隨身武器全部。該縣各區並組織了脫離生產的復仇大隊，清剿隱藏之特務還鄉團、破壞蛋，僞鄉北一縣，即有千餘人落入法網。現爆炸運動正普遍展開，鉅（野）南縣趙家寨爆炸隊挺進隴海路北，四天內即炸死蔣軍十五名。

東北平津等地蔣黨人員 畏我攻勢倉惶南逃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綜合各方消息：東北平津等地蔣黨人員因解放軍夏季攻勢勝利而恐慌萬分。瀋陽等蔣家軍政官員家屬，紛紛渡海南逃，由營口碼頭去滬者佔全體百分之八十。瀋船一到，無票者也蜂擁上船，僅容五百人之船，竟擠上千人以上，碼頭上，終日如螞蟻搬家。北平蔣黨要人已紛紛，咸認該地已非彼等之安樂窩，卻不顧飛機失事危險，紛紛逃港行。天津同樣然如入戰爭狀態，四郊構築年餘不用之防禦工事，已由全副武裝士兵把守，晚間提前於十時斷絕交通。濟南方面，王耀武在津戰運敗之後，在大華日報發出哀鳴，要求蔣黨增兵，並要求蔣徐州隊伍及指揮中樞掛濟南。彼並對蔣介石之所謂「重點進攻」，表失信心，自稱「進剿則難取勝，堅守則防不勝防」。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九日電）洛陽蔣家臣僕聞悉劉伯承主力一部南下，恐惶萬狀，城內終日戒嚴，物價陡漲五倍，洛河各渡口一日數驚，入夜手電四射，口令聲不絕於耳。蔣第十專署特召開所謂「治安」會議，決定每六個保修中心據點一，爲丈餘能容二三百人之寨子，河防部隊則增修工事，勒令每保出丁十五人。現壯丁「價格」已每名漲至蔣幣一千三百萬元。蔣軍第十五師遍貼形形色色標語，說要與城「共存亡」，說明彼等業已喪失信心，益增市內恐惶空氣。

蘇中人民解放軍 收復丁溪等兩據點

（新華社華中十八日電）蘇中人民解放軍一部，於十三日收復東台西南三十里之郭家堡及東台北十八里之丁溪鎮，斃俘僞軍中隊長以下五十餘人，俘八十餘人，並擊退增援蔣軍一個團，毀汽車三輛。

解放泰安部隊紀律嚴明 居民盛讚我秋毫無犯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八日電）華東解放軍於八日解放泰安戰鬥中，部隊紀律嚴明。是日拂曉前結束戰鬥，上午八時，城內秩序即已恢復。某部二連，在最先入城之搜查匿藏蔣僞物資時，收繳軍用器材時，連幹部親自掌握，嚴格區別蔣僞物資與民用物資，井然有序。某班宣傳解放軍政策，居民自動獻出蔣軍匿藏的兩部電話機。某部三排長親率戰士至一「還鄉團」殿饋之家，說服存槍戶自動將槍交出。一營追敵至車站附近，對旅館中旅客與貨物，均曾保護，商旅稱謝不絕。排長張文錦以「個人佔便宜事小，人民軍隊的影響事大」，來教育大家，公買公賣，市民們一致稱頌解放軍眞是秋毫無犯。

走狗無用滾蛋下場 蔣賊一腳踢開杜聿明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國民黨宣傳機關經常吹噓的所謂「叱咤風雲的將領」，蔣記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屢戰屢敗，已於十七日被蔣介石電令滾蛋，名義是「准許赴美療疾」，「其長官職務由副長官鄭洞國代理」（中央社）。去年民主聯軍自動撤出四平、長春之後，杜聿明曾大言不慚，說什麼「國軍高興什麼時候進佔哈爾濱，什麼時候就可以進去」，並誇傲的宣稱：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非彼敵手。不料今日就因在與林彪將軍交鋒中吃了敗仗，蔣介石便冷酷無情地把他一腳踢開。據各方消息：杜聿明的被踢是「政治病」，他的被踢出洋「療疾」的另外原因，一是陳誠與黃埔系（杜爲黃埔一期學生）的矛盾，杜之被「允准」出洋，係在陳誠抵瀋召開軍事會議之後；二是杜聿明與「新任美國裝備與訓練的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不和睦」（合衆社）。陳誠在瀋前，曾先在南京召見孫立人，商定排擠杜聿明由孫掌握實權之計。

蔣軍不垮，是無天理！
——冀南軍官教導團被俘蔣軍軍官訴苦集

海濤集

（一）「弄個錢蓋蓋臉就行啦」

一八一旅五四三團八連連長袁紫臣在全旅是一個頂亮的連長，在城武攻上集作戰時，給蔣介石賣了命！當時他的排長報告團長：「連長陣亡了，接不下來。」團長說：「陣亡就陣亡吧，就在那兒，等會火力稀點，弄個錢給他蓋蓋臉就行啦。」我們聽了就寒心啦，一個上尉，還是全旅出類拔萃的上尉，結果竟然如此，我們就更不用再提啦。——一八一旅五四三團上尉連長趙東嶺。

（二）「丈夫打死，妻子改嫁」

一八一旅五四三團一個營長張興武，在鄆城時作戰陣亡了，馬上停止了發餉，他的妻子在後方上弄得衣食無着。每次當他碰見一八一旅任何一個軍官長時，就哭哭啼啼的問：「你們見了張營長沒有？知道他到底死了沒有？」上東一個團西一個團的打聽，今天找瞎子算個命，明天摸摸子上測個字。兩個月過去了，生活一天天的困苦起來，找朋友，朋友不給設法，求長官，人家是一毛不拔，這時，壞蛋們就給他說：「張太太，你還不趕快想你的終身辦法，將來怎麼辦？」她的下場到底怎樣？這就不必再明媽了。——一八一旅五四三團上尉連長趙東嶺。

（三）「大官太太睡抬子，小官女人剝和倘。」

八八師二一旅下級軍官的谷鳳，上面根本不給予一點照顧，打軍作戰時，大官們的太太可以時髦，坐車、坐抬子，想花樣讓士兵給抬，而下級軍官卻根本不能隨部隊行軍，但惟在後方吧，生活又無法維持。後來大家推代表請示旅長「怎麼辦？」旅長吉形（旅長）說：「要想跟上部隊走，你們就叫僱兵來，把眷屬女人都剩成光的，跟上一塊走。」天哪！這算什麼話呢？——八八師二一旅六三團中尉排長鳥騰雲。

（四）「怕得我連老婆也不敢娶了」

在考城駐防時，我到黃河去洗被服，既到了後方，就少不了到處玩玩樂樂，住在旅館裏，叫茶房給我找個姑娘來，不一會，就給我領來一個，「一看，原來是本旅某排長的太太。這傢伙，把我從頭冷到腳跟了，由此，我對娶老婆的幻想降到零下百度，我怕自己老婆也……。」——一二五旅三七四團八連少尉排長伍大鈞。

（五）「只要大官一句話，下級腦袋就搬家。」

中原戰役被打散了，退卻時，混亂得不像樣子，那時，我在四七軍一零四師輸送連當排長，師長叫我們二十八匹馱馬給他馱小伙房的東西，弄得滿牲口都是臘肉、香腸、火腿、雞、酒……。夜裏很混亂，我失掉了聯絡，一直跑到某某，才找到了部隊。到家，我把二十八個牲口不僅沒有失落一個，而且收容了十一匹驢子，心想回去可該記上一功呢。那知參謀長一見，就是破口大駡：「你負的是什麼責任？爲什麼失掉聯絡？一路上我連小伙房飯都吃不上，餓了好幾頓，你知道吧！」馬上就要叫警衛連拉出去就地槍決，我的幾個同事都給他跪了，同事們說情，就給買酒買肉，請我吃「個頭飯」。後來大家多方懇求，才免了死罪，換了一頓扁担，撤了職，這一下，弄了十八年才由二等兵升成的少尉排長，也就垮了。——十二旅輜重營部中士排副唐明光。

（六）「這婚是你替我結的」

給高級軍官當隨從，簡直是比奴僕還不如，陪事也給他們幹，整軍長的姨太太洗月經布是常有的事。我跟十三軍副軍長石覺當衛士，在西安駐防時，他看見一個漂亮的女學生，想娶人家當姨太太，託人說媒，人家不答應，因他已經五十多歲。可是這個老傢伙卻想了一個辦法，用了個上尉頭銜給我一掛，用我的名義來給女的結婚，他直結婚，結果就成了，他馬上又給了我二十萬，我心裏信以爲真，當然很高興。不久，熱鬧的結婚儀式舉行了，第三天就抵我出差去，他主持痛闢了個頭銜，並直接給我講：「這個婚是你替我娶的，今後再不准和這個女人說一句話，不然就要斬你這小傢伙」。結果，那天晚上，他就步新房去，可是女的一知此情，當夜跳井後，就上吊自盡了。——整三師旅長譚乃大的中尉隨從副官賀健乞。

關政委逝世週年祭

學習關政委

蔚然

關政委和我們永別整一年了，在關政委逝世週年忌日，我於悲痛中寫了這點東西，目的是為了將他崇高的布爾什維克優秀品質表達出來，作為鍛鍊自己的座右銘。自然，自己幼稚無知，不能了解他的全貌，僅僅紀載下我所領會到的點滴來，但我想這對我們的黨性鍛鍊上是有益處的。

一、白璧無瑕的黨性

關政委的黨性是白璧無瑕的，他是毛澤東同志的好學生，是我們敬愛的導師。他在我們的印象裏，好像是一個極其平凡而一點也不突出的人，他在表面容上，任何時候的表情都非常冷靜，然而他卻蘊藏着一個熱烈的心，他有着堅決的階級立場，祇知有黨和勞動人民，而完全忘掉了自己，他在敵人的法庭上英勇不屈的鬥爭過，他憎恨卑鄙那些吃人的禽獸。在戰場上，在雪山草地中，賀、關與幹部戰士共甘苦、同生死，勝利地戰勝了反動派和飢餓死亡，但一切奇蹟，賀、關都歸功於黨的領導，而不表現個人。

在我和賀、關首長的接觸中深刻的體會到他們階級愛憎的烈火，我祇講一點事實，記得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天，在嵐縣一間小屋裏，我們幾個幹部的同志圍着他在火爐旁烘火，那時叛徒張國燾已經[illegible]一名，叛黨而去」了，他投降蔣賊之後，照例來了一套「八股」[illegible]的醜把戲，[illegible]在叫賣，其中有一個[illegible]同志說：一張[illegible]然是個叛徒可恥的文章呢！」關政委聽了勃然變色，森嚴的說了一句：「這[illegible]共產黨員說的話！」就拂袖而去了。這印象給我太深！

我們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往往是「功則歸己，過則歸人。」但我們的關政委，則是始終奉行着：「功則歸人，嚴以律己」這一條。他常常這樣教誨我們說：「在不損害黨的利益原則下，同志與同志之間如果發生糾紛，應該忍讓，犧牲自己的個性，照顧別人，處處愛人也是一樣，應該互相尊重互愛，祇有不違背團結的精神，才能推動和教育別人，才能加強黨的戰鬥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好出風頭，佔上風，做上一件好事，就沾沾自喜，事情做錯了就怪張三怨李四，無原則的分歧多，而原則問題倒看不見。這是會影響團結和進步的。」

但關政委和賀師長對幹部的錯誤，一點也不姑息，相反，他們對某些幹部的不正派作風，批評教育是非常嚴厲和尖銳的，與人為善的，很多受過批評的幹部常說：「叫賀老總痛痛地批評了一頓，反覺得老總更可親近了。受關政委嚴厲地批評後，覺得他操心太多，身體不好，自己給他添了麻煩，心裏很覺得不好過。」

二、體現毛澤東思想作風的典範

賀、關在十年內戰和抗日戰爭中，[illegible]於華南、華北，部隊到了那裏，他們就與地方同志進行[illegible]，從鄂豫皖、湘鄂西蘇區到冀中和晉綏[illegible]區，一貫的體現着毛澤東同志思想作法，堅決執行着毛澤東政治軍事路線和[illegible]。他們常說中國人民和黨得到了英明領袖[illegible]幸運，在六中全會以後關政委從延安回來，一次關政委對我們說：「毛主席是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論新階段』是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著作，是人民革命戰爭經驗的總結和在新形勢下的發展，你們要好好鑽研。」

賀師長也曾經對我們說過：「無產[illegible]中國人民有了毛主席，就好比上有天了，我們把群眾發動起來，就有了地了，任何人也敵不過我們。」說完他就哈哈大笑。今天我們回憶一下賀、關的話，更增加了我們對革命事業勝利的無限的堅強信心。

賀、關首長不是站在黨的上面來領導黨，而是站在黨內來領導黨，他們要重視地方黨，經常傾聽地方黨同志的意見，[illegible]黨內各種傾向，及[illegible]自己的[illegible]，大家只要回想一下[illegible]一些小資產階級作風的被[illegible]克服，就明白了。遠在一九三七——三八年，賀、關對於晉綏黨縣區幹部情形，了解的很清楚，並常常對同志們進行個別教育。一九三九年初，我隨關政委一到冀中會見賀師長，他首先就問關政委：「晉西北地方黨有多少好幹部能夠堅持工作？」關政委就屈指數說了好多同志的名字，並概述其工作作風的特點，我常驚嘆於他們的記憶力的強，[illegible]沒有想到這是他們一貫思想之縮影。

有一次我隨關政委去參加冀中區黨委的幹部會，終日不懈的討論[illegible]

[illegible]今天在土地改革和愛國自衛戰爭中，我們再回憶一下他這段話，是多麼深刻啊！

賀、關都有堅強的階級[illegible]抗戰以後，他們也檢討政[illegible]民主主義的政權而苦心焦慮，[illegible]建設的經驗，[illegible]報告，關政委並親自領導同志討論，同樣他也把全黨抗戰初期的[illegible]經驗，介紹給黨中的黨[illegible]。

在四零年艱苦的歲月中，賀、關為了[illegible]邊區黨政軍民的生活，領導我們戰勝了一切困難，這一年，關政委[illegible]更[illegible]、食更少，至今使人一想起他那消瘦容顏[illegible]，想起他正在休息時打網球，[illegible]

[illegible]

三、明確階級觀點與深刻的[illegible]觀點

關政委在抗戰初期，就常常教育幹部說：「在統一戰線中做工作，[illegible]

[illegible]火不相容的革命精神！關政委和賀師長明確[illegible]自保存，[illegible]研究。[illegible]

[illegible]九三一年在晉西北打退[illegible]

今天我們再沒有機會領聽關政委的教誨了，祇有決心學習他的階級立場，[illegible]我們的黨性[illegible]，[illegible]他在天之靈！

憶關政委

楊秀山

（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於去年聽到關政委病逝時寫的，[illegible]今年我們始收到，特於關政委逝世週年祭日刊出。）

關政委，你是我們敬愛的首長──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illegible]奮鬥了二十多年，在戰場上，在[illegible]，始終不屈不撓的[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三一年冬湘鄂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為了[illegible]的爭論[illegible]解決不了的中心問題──紅軍行動方向──[illegible]主張恢復[illegible]，省委有些同志主張向湘川黔邊發展，直接威脅武漢，賀老總的意見是向襄北發展，在[illegible]緊急關頭時，你由[illegible]到，同賀老總[illegible]意見，並以[illegible]的分析[illegible]，耐心的說明了[illegible]的正確性，解決了當時洪湖蘇區嚴重的分歧。

你和賀老總[illegible]紅軍的主力渡過[illegible]（襄河），接連打了三次勝仗，粉碎了敵人的三次圍剿，[illegible]

[illegible]

親愛的關政委：我很對不起你！[illegible]

[illegible]

關政委，你和我們永別了，這是中國人民的不幸，是黨的巨大損失，[illegible]

[illegible]

一九四六年七月×日